

【流光碎影】

□杨曙明

# 最具创意南门桥 最具诗意琵琶桥 细数护城河上19座桥

中国古代的重要城市大都有护城河,济南又有得天独厚的泉水资源,自然更不能例外。

济南的护城河雏形始于汉代,有河必有桥,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济南的护城河全长不到7千米,细细数来,时下却有19座桥横架在护城河上。这些桥与这座城相生相伴,不仅方便了交通,而且还记下了许多“老济南”的情怀。

护城河上19座桥有些是因城门得名,有些是因方位得名,有些是因泉得名,有些是因路得名:东护城河上,由北向南依次是东门桥、山大南路西首桥、新东门桥和青龙桥;南护城河上,由东向西依次是白石桥、琵琶桥、南门双桥、九女桥、恒隆桥、玛瑙桥、寿康桥、对波桥、坤顺门桥;西护城河上,由南向北依次是西门桥、五龙潭桥、周公祠桥、少年路桥;北护城河上,由西向东依次是大明湖北门桥、小北门桥。其中有些桥虽然有些历史年头了,但至今无名。如兴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大明湖北门桥,至今没有桥名。毗邻大明湖公园东门的小北门桥,原为小北门的旧址,在我的记忆里它至少也得有几十年的历史了,可不知为什么至今无名。再如,山大南路西首桥和恒隆桥,建成已有好几年了,我却没有找到名称标示。上述诸桥的名称皆是我根据地理位置擅自所说,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。

据史料记载,济南老城内最早的齐川门(东门)、历山门(南门,亦称舜田门)、泺源门(西门)、汇波门(北门)为宋朝永嘉年间所修筑,明朝洪武年间重修。因为有护城河相围,按说有门必有桥,但凡事也会有例外。老济南有东门桥、西门桥、南门桥,却没有北门桥。因为汇波北门南依大明湖,是调节、排泄湖水的水门,所以汇波门外虽有护城河,但却没有北门桥。四门三桥,这当是老济南的特色了。

清朝光绪年间,为了适应城市不断扩容的需求,济南老城内又陆续增辟了坤顺、乾健、巽利、艮吉门四个城门,这便是民间俗



清末西门外的西门桥(资料片)

称的新南门、新西门、新东门、小北门了。自然对应增添了四座桥,也就是现在趵突泉东门北向不远处的坤顺门桥、大明湖西南门西向不几步的少年路桥、青龙桥北向不远处的新东门桥、大明湖公园东门北向的不几步的小北门桥。上世纪50年代初,也就是在济南老城城墙被陆续拆除前,护城河上只有这7座桥。

要说护城河上的桥谁的年龄最大,按照当时的考证当数西门桥。西门桥是民间通俗的叫法,它的历史学名叫泺源桥。上世纪50年代初,市政部门在扩建泺源桥时,曾在桥下挖出过一座相对较为完整的石桥,上面还刻有“泺源桥”的字样。上世纪80年代清淤时,施工人员又从桥下挖出了宋代遗留的桥基石。北宋散文大家苏辙曾在35岁那年,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六年(1073),由到济南任齐州掌书记,至熙宁九年任满离济。在济南三年多的时间里,他除了留有描写济南山水的上百首诗文外,还写了一篇《齐州泺源石桥记》:“泺水之源,发于城之西南山下,北流为皇,其浅可揭。城之西门,跨而为桥……”这篇文章记述了泺源桥毁而重建的过程,由此可见西门桥年代之久远。

人们如果细心查看济南老城

地图,可以从中看出,当初济南的城墙并非是正方形,而是不规则的四方形,且南北较长,东西略短,与之相对应,南、北护城河的长度要比东、西护城河的略微短些,南护城河只有1400多米。南护城河的长度虽然不足三里地,但河上却架有9座桥,与其它三面护城河相比,不仅数量最多,而且也最有特色。尤其是南门桥和琵琶桥更是值得说道。因为前者最具创意,后者最具诗意。

旧时济南老城外有几条著名的老街巷,如司里街、所里街、后营坊街、正觉寺街等,这些老街巷都在南门外。因为人流密集,南护城河上的桥自然也就多些。时下老城内商铺如云,南门外又是泉城广场,周边同样也是繁华区域,客流更是密集,南门桥自然也就修建得最宽。其实,南门桥不是单桥,而是连体双桥。两桥并排成v型,东面的桥北口对着舜井街,西面的桥北口对着天地坛街,两桥南口合二为一,归并入南门大街。由此,如果我们说护城河有20座桥也不算错,南护城河上有10座桥也是正确的。

护城河的桥中有几座是特立独行的人行桥,车辆无法通行。这几座人行桥都坐落在南护城河上,分别是白石桥、琵琶桥、九女

桥、恒隆桥和玛瑙桥。这几座桥皆为拱形,或石质或铁木质;或古朴典雅或精巧别致,它们为护城河的靓丽景色增添了风雅,增添了情趣。站在这些人行拱桥上,桥下河水荡漾,两岸垂柳掩映;黑虎泉、玛瑙泉、白石泉、九女泉、寿康泉点缀其中,山石叠翠,花木掩映,亭台楼阁别有洞天,意蕴优美而风雅深远。如果我们要优中选优,好中

选好,那么,在它们当中,要说最有诗意的,当数琵琶桥了。

琵琶桥位于黑虎泉畔,与白石桥、九女桥、玛瑙桥、寿康桥、对波桥同样,也是因泉得名。琵琶泉位于黑虎泉西侧,因水声淙淙,犹如琵琶扬韵而得名。如今的琵琶泉池长6米、宽5米、深2米,水自池底岩孔涌出,由北岸溢出,跌宕下泻,迸落河中。游人立于琵琶桥上,既可赏泉又可听音,实在别有情趣。琵琶泉西侧还有处“清音阁”,清晨人静时,坐在阁内可以听到琵琶泉发出的扬韵之声。

旧时在济南民间,关于琵琶桥的来历还有一个神话传说。古时有个叫荷花的少女,家住护城河畔。她美丽、聪慧,尤爱弹琵琶。一个富家的花花公子因为贪恋荷花的美貌,欲强行将她抢走。荷花抗争不过,无奈之下选择了投河自尽。投河之前,她将手中的琵琶重摔于地,琵琶瞬间化作了琵琶桥。

护城河是泉城最靓丽的风景线,别样的小桥点缀其间,更为护城河增添了风雅,把这泉城点缀得风情万种。我喜爱泉城,喜爱泉城的护城河,尤其是喜爱站在那些拱形小桥上凭栏观色。因为那是美的享受,那是心灵的愉悦。



## 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

投稿邮箱:lixiaoshige@163.com

## 千佛山(外两首)

□许家波

微风闪烁  
吹皱了一山黝黑的松波  
雨,两点,三点  
轻轻催眠夜的眼

这是千佛山,一个  
被太阳熏黑的夜晚

千万个小水珠  
被稠密的静寂托住  
就像千年的大佛  
经过灿烂的喧哗  
陷入沉思

这是千佛山,一个  
被山会的躁动整得好累的夜晚

松针的争吵  
和雨珠中的太阳一起  
走进回忆  
只有隐秘的老树干  
宣示着一段  
长满老人斑的预言

这是千佛山,一个  
无法书写也无法申述的箴言

## 大明湖

那是多久,多久  
千佛山静若处子  
依偎在清澈的怀抱里

那是多久,多久  
百花洲起伏的蒲草  
逍遥在秋风的连绵中

这是多久,多久  
沉默的青蛙蹲踞在荷上  
想看清楼群变形的身影

这是多久,多久  
汽车的轰鸣把涟漪  
挤成一声低沉的叹息

此刻,月亮找不到  
沉入湖底的空间  
只好隐现在雾霾中

## 大地的心跳

未必是平地出玉壶  
也未必  
润蒸华不注  
声震大明湖  
更不必争论  
谁才是天下第一

分明是大地的心跳  
在这里  
迸发着生命的信息  
趵突

## 趵突泉(外一首)

□韩继臣

怀着齐鲁大地的情愫  
三股水  
在千佛山脚下  
汨汨喷涌  
恰似山东人的激情

## 黑虎泉

虎嘴大张  
却流出清冽甘甜的水  
莫非吃人的老虎  
来到四面荷花  
三面柳的山水泉城  
也变得温柔可人

【忠义济南之一】

□窦洪涛

## 我们都是忠义的孩子

垂柳,清泉,护城河;白鹭,翠荷,老房子。

作为在济南生活了13年的郓城人,一路奔忙,至今,它对我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。直到有一天,当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之风雅背后的情感密码无意间被破译之后,我忽然领悟到,“梁山一百单八将,七十二名在郓城”的下联应当就是“济南七十零二泉,六十九泉是风雅”。这让我发现,自己从风雅的一面摸到了忠义的另一面,风雅与忠义,从来都是这个城市的两面。

从来到济南的那一天起,这里也是我的家了。在现代人的生活中,孤寂的乡情,孤独的人情,我们将于何方祭奠,又与何人诉说,再与何人共约一生?

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,当然不要什么相约赴义而死。但以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义,忠于我们的梦想,忠于我们的理想,忠于我们的人生信念,甚至是忠于我们的工作与事业,这是一个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的命题。于是,有了关于忠义济南的五篇小文章。

行走于充满现代气息的商业街,或是穿梭在稍显凌乱的胡同间,那隐藏其中的庙宇总能引我驻足回望。

济南的关帝庙都不大,香火却出奇地兴旺,香客里既有步履蹒跚的老人,也有时髦靓丽的年轻人;既有名商大贾,也有普通百姓。他们同怀一颗虔诚敬畏之心,手持香烛,诚心膜拜。

关帝庙,供奉着济南人永远的忠义领袖:关羽。

眼前的关帝庙并不大,只需细心观察就能发现斑驳岁月的遗痕。这里没有专门负责看护的僧侣,所有的祭拜活动,无论规模大小,都是香客们自发组织,他们可能来自五湖四海,此刻却都默契地围拜在关羽身边。如果忽略掉络绎不绝的香客,整座关帝庙似乎当真要沉寂于那些高楼大厦之中了。但来此朝拜的善男信女们绝不允许关帝庙消失在济南的土地上,换句话说,济南的关帝庙绝不能葬送在济南人手中。

有些话,从来没人说,也没人提,但它依然固执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血液里,甚至是基因中,不可磨灭。正如一句歌词:从来也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济南的关帝庙犹如一颗颗沧海遗珠,徜徉在时代的汪洋

里,有时虽然稍显沉寂,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奏响时代强音。

常听老济南的朋友向我“炫耀”,济南城里有两座文庙、两座吕祖庙,还有三座城隍庙。可是,当我问起济南城里到底有多少座关帝庙的时候,他们却迟疑了,思考片刻,给我的答案只是:很多,很多,多了去了,走着走着就能碰到一座,可能小得都让人看不见。
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”伸手拨开历史浩瀚的烟云,猛然发现自己正与关羽对弈,而名医华佗就站在关羽身边为他刮骨疗毒。刀子在关羽手臂的骨头上来回刮擦,流出的鲜血溢出了盆子,我甚至还能听到刮骨时发出的窸窣声。

关羽是忠义英雄,被他这股忠义气概感召的人有千千万万,济南的关帝庙自然很多,很多。正如一位朋友所说,“多得碰头,一个现代化的大商场里可能就有很,他们被建在了自己家里、商铺中。”

岁月在历史的风沙里涤荡,如今,济南的关帝庙有的已经坍塌、废弃,有的早已湮没在民居当中,但即使它们再破旧不堪,济南人也能用自己的忠义基因将其修缮一新,保其永久流传。那萦绕在关帝爷前的袅袅青烟

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

好在,济南关帝庙的命运以及相关的关帝文化伴着青烟一直延续流传,成为济南人关注和回味的财富,成为支撑济南城市精神的支柱之一。

垂柳,清泉,护城河;白鹭,翠荷,老房子。

济南人以忠义走遍天下,济南人以忠义广结善缘。

在关帝庙里走了一圈又一圈,身边的香客或多或少,直至全部离去,可我却始终不忍离开。每当我抬脚即将迈出大门的那一刻,总有一个声音将我拉回来,我站在门里面端详门外的世界,竟恍如隔世。

错!大错特错!我暗笑自己的愚钝,门里门外明明就是一个模样,我们都是在关羽感召下成长的忠义之人。

关帝庙门前人来人往,我不认识他们,他们也不认识我,但我却坚信自己与这些陌生人紧密相连,休戚相关,因为,我们都是忠义的孩子。

我知道,归根结底,济南的关帝庙只有两座,一座长在济南这座城市土壤中,另一座长在每一个济南人心里面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,曾被评为齐鲁文化之星,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人类·倾听癌症》等。)

本版投稿邮箱:  
qjwxbxj@163.com